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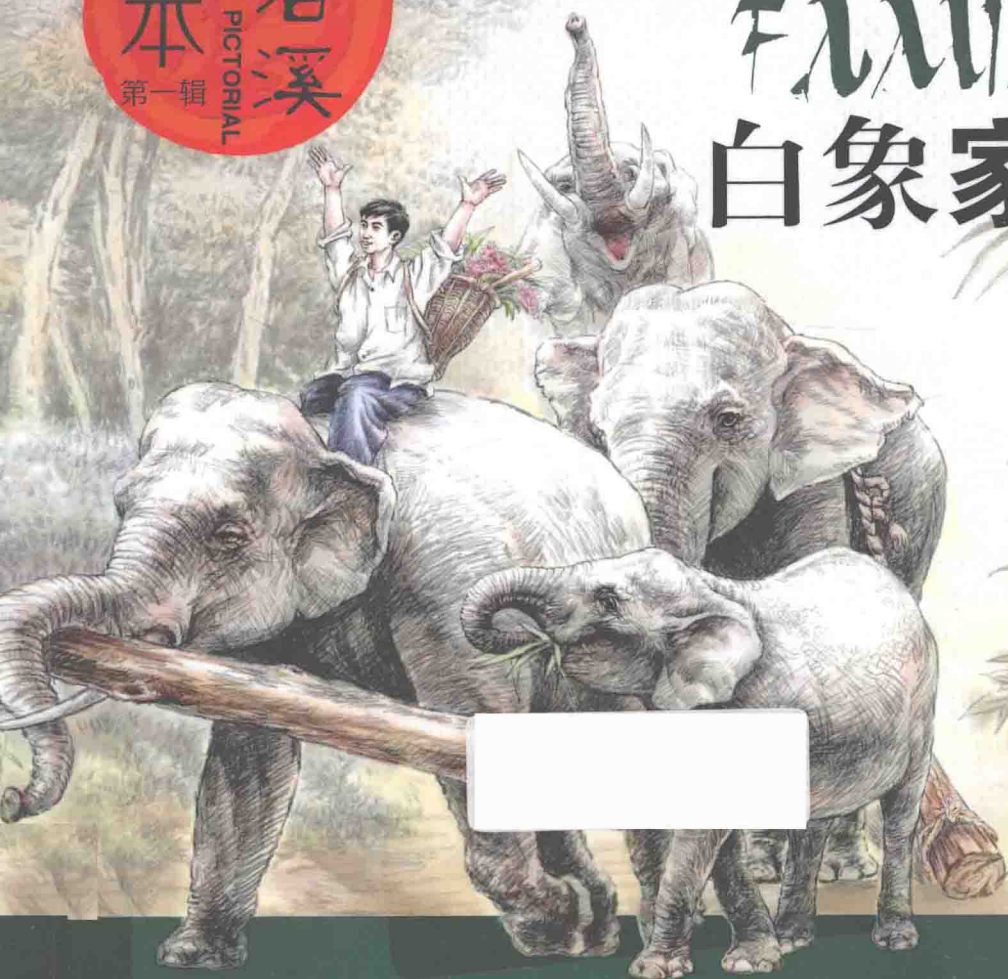
画本

第一辑

SHEN SHIXI PICTORIAL

沈石溪

THE WHITE
ELEPHANT
FAMILY
白象家族



沈石溪 著
SHEN SHIXI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THE WHITE
ELEPHANT
FAMILY
白象家族

沈石溪 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


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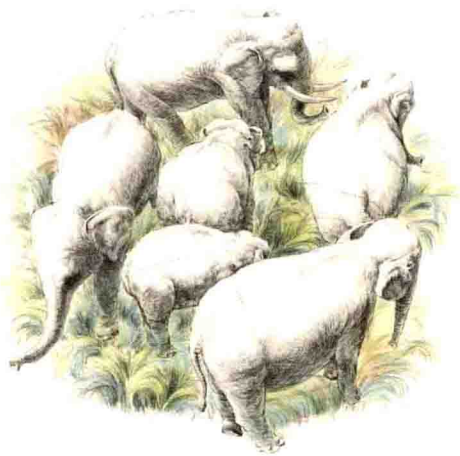
白象家族 / 沈石溪著; 起点插画绘. —武汉: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5

(沈石溪画本·第1辑)

ISBN 978-7-5560-2235-9

I. ①白… II. ①沈… ②起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44624 号



白象家族

出品人: 李 兵

总策划: 李 兵

首席编辑: 刘春霞

美术总监: 吴 涛

责任编辑: 胡同印 何晓青

整体设计: 吴 涛 陈昌和 朱晓彦

封面设计: 朱晓彦

绘画单位: 起点插画

主 笔: 张少华 陈昌和 赵欣舒

排 版: 曹 汐

督 印: 张颖晖

出版发行: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业务电话: (027) 87679199 (027) 87679179

网 址: <http://www.cjcp.com>

承 印 厂: 武汉市金港彩印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

印 数: 1-30000

印 张: 9

印 次: 2015 年 5 月第 1 版,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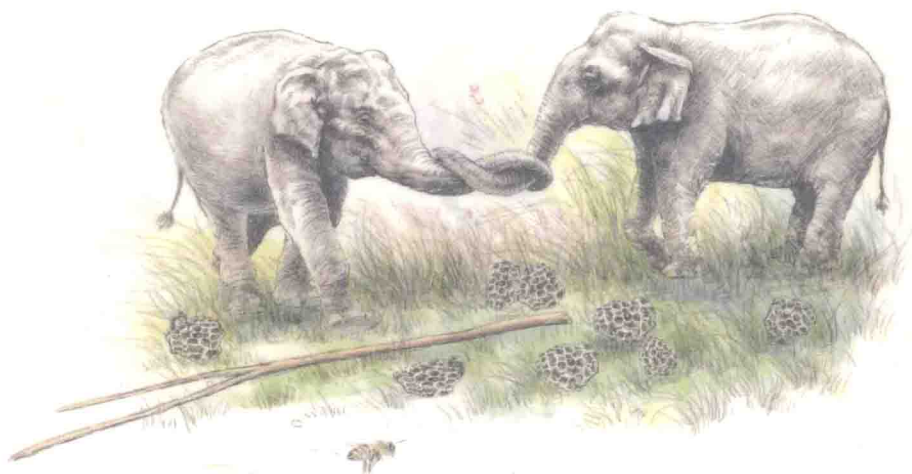
规 格: 720 毫米 × 920 毫米

开 本: 16 开

书 号: ISBN 978-7-5560-2235-9

定 价: 2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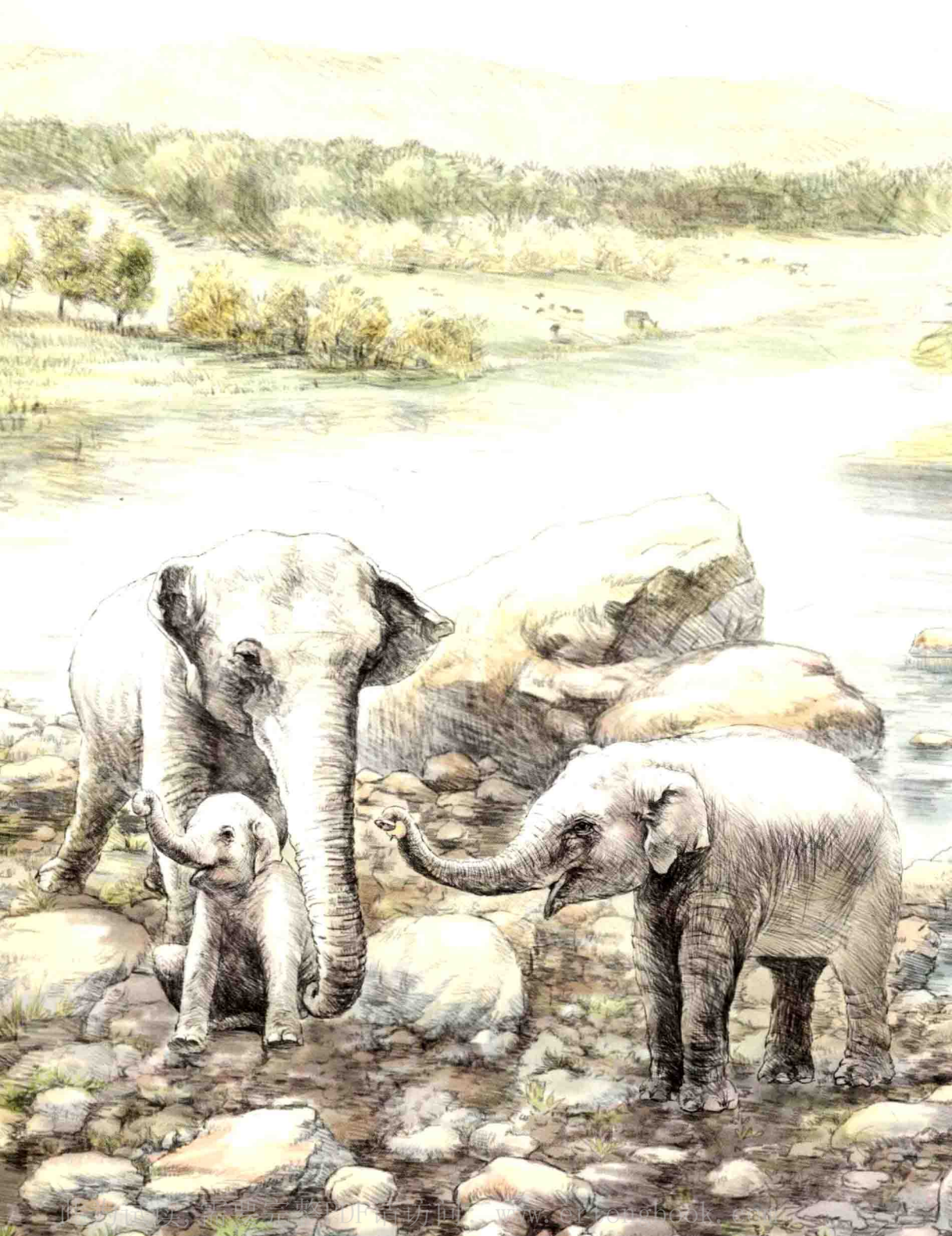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向承印厂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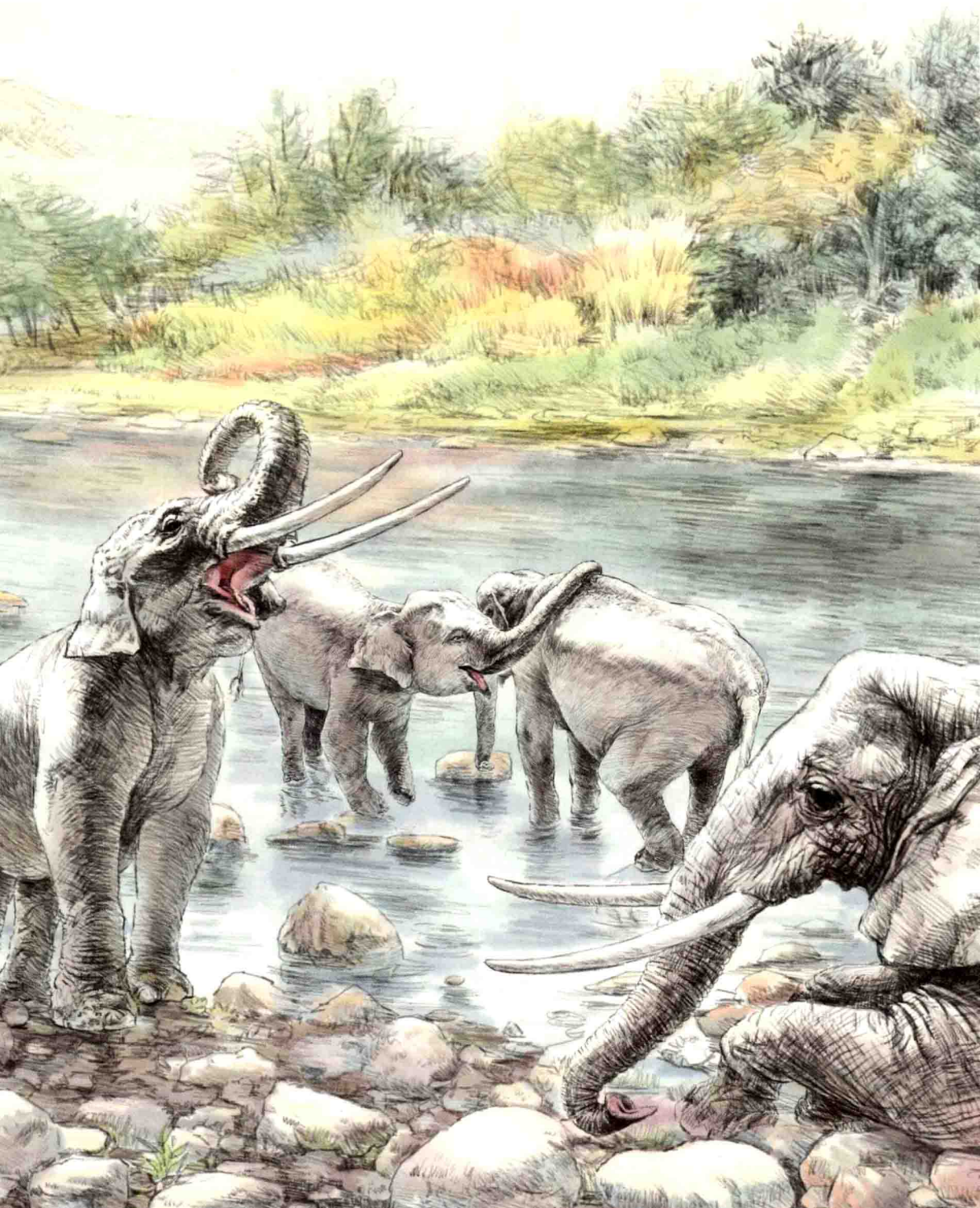


沈石溪

SHEN SHIXI

沈石溪，原名沈一鸣，1952 年生于上海，祖籍浙江慈溪。1969 年初中毕业赴西双版纳插队，在云南边疆生活了十八年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、上海作家协会理事。创作以动物小说为主，已出版作品五百多万字，被称为“动物小说大王”。曾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中国图书奖、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、台湾杨唤儿童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代表作有《第七条猎狗》《再被狐狸骗一次》《狼王梦》《白象家族》《斑羚飞渡》《最后一头战象》《一只猎雕的遭遇》等。









THE WHITE
ELEPHANT
FAMILY
白象家族

沈石溪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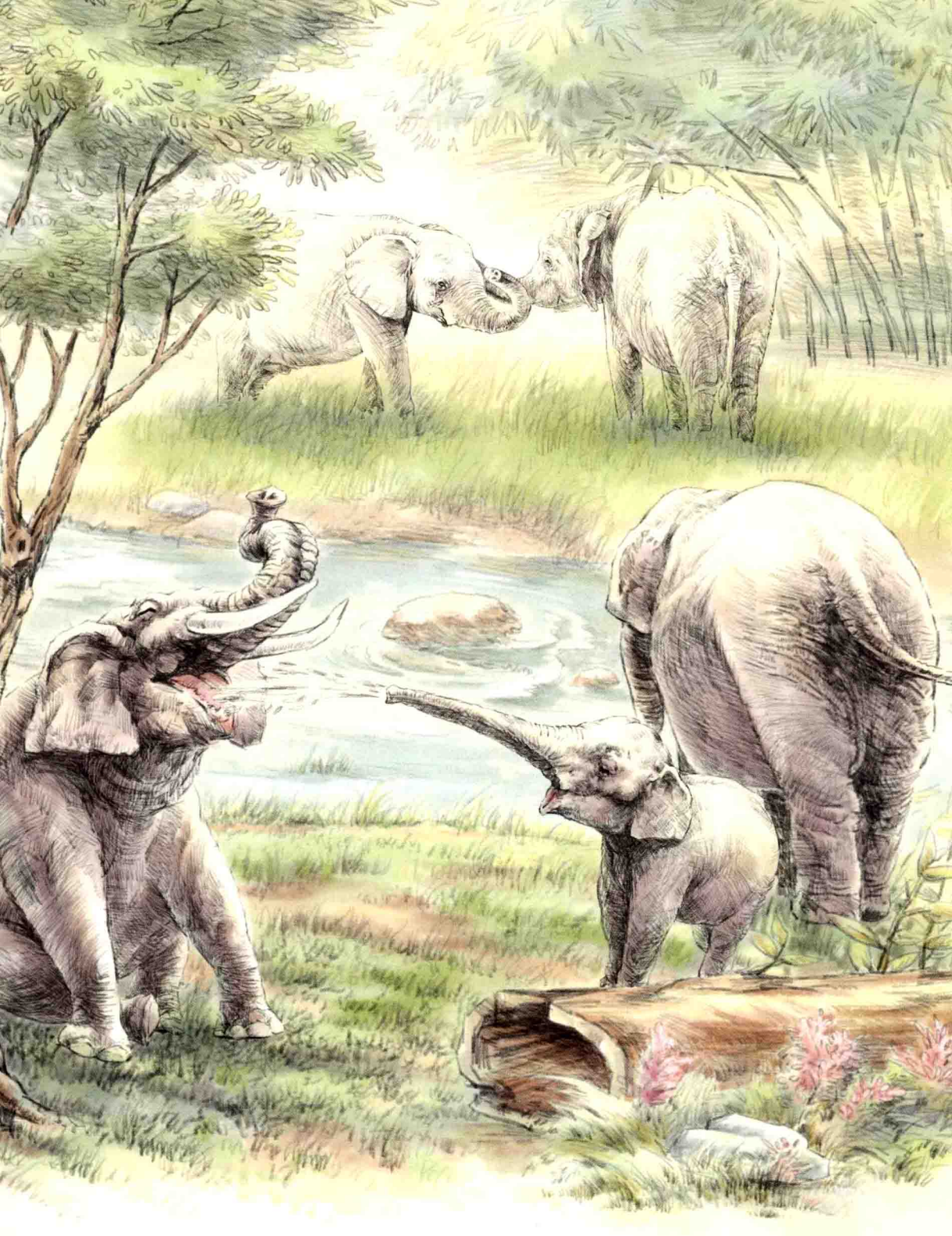


内容简介

本书讲述了一个人与象的故事。

一个下乡知青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救起一头小白象，从而走入了白象家族，跟它们成为亲密无间的好朋友。一次，知青被老虎追杀，老白象因救他而被老虎咬成重伤。老象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，就在家族成员的护送下，向密林深处的象冢行进。在知青的软磨硬泡下，白象们同意他一同前往。然而他却萌生了邪念，去象冢偷走了两根象牙。白象家族发现后，差点将他杀死。他因惊吓过度，大病了一场，后来再也找不到白象家族的踪影。









1

雨越下越大，豆大的雨粒砸在屋顶的茅草上，哗哗直响。山那边，隐隐传来隆隆雷声。我写了封家信，看看小闹钟，已是半夜十二点了。我打了个哈欠，准备上床睡觉。

就在这时，嘭嘭嘭，响起急促的敲门声。

我独自住在名叫橡胶坪的箐沟里，替曼广弄寨子看守一百多亩橡胶园。四周都是原始森林，寨子在山外，离这儿有十里

远，深更半夜，又下着这么大的雨，谁会到我这儿来呢？

“谁呀？”我大声问。没有回答，嘭嘭嘭的敲门声还在响。我耳朵贴在门缝谛听，透过雨声，听到沉重的喘息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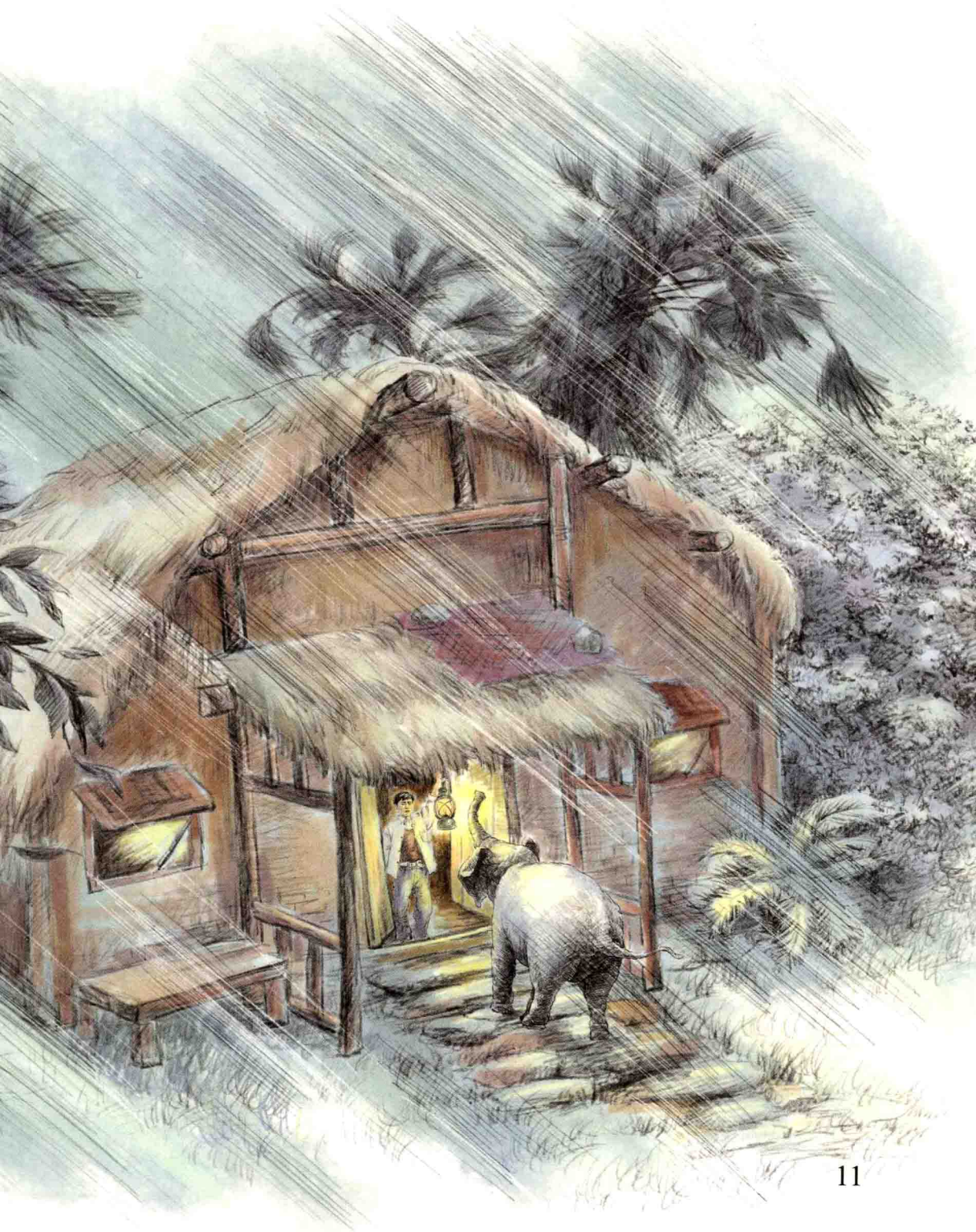
也许，是过路的地质队员或淘金山民，雨夜行走时摔伤了，看见灯光，摸到我这儿来求救的，我想。

我提着马灯，拉开门闩。

砰，木门被重重推开了。夹着雨雾的风迎面扑来，湿漉漉的，凉冰冰的，冷得我鼻子发痒，张嘴就想打喷嚏。“啊——”我刚张大嘴，还没来得及把喷嚏打出来，便吓得魂飞魄散，已蹿到鼻孔的喷嚏被吓得缩了回去。在马灯的照耀下，我看见门口站着一头象，准确地说，是站着一头和我差不多高的约两岁龄的小象。

我是个知青，从小生活在上海，两年前下放到西双版纳来插队落户。小时候曾随父母到上海动物园看过大象，觉得它们长鼻子大耳朵挺好玩挺









可爱的。可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头野生象，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只觉得一股凉气从脚底冒上来，顺着脊梁往上窜，脑子像被冰冻了一样，思维停止，全身发麻，两只脚杆抖得像在弹琵琶。

小象跨进门来，走到床边，四膝一屈，卧倒在地，呼噜呼噜喘着粗气。

完了，我想，小象后面必定跟着母象，很快也会跨进门来。我早听说过野生大象的厉害，长鼻子一卷，就可以把人拦腰提起，狠狠一蹄子就可把人踩扁。我算是活到头了啊！

我等了好几分钟，也不见母象跟进来。木门被风刮得乒乓响，雨丝飘进来，我站在门边呆若木鸡，身上被淋得透湿。我冷得直打哆嗦，脑子清醒了些，大起胆子从门洞探出头去看，闪电把漆黑的夜照得如同白昼，院子里几株芭蕉两棵樱桃一副石碓，不见有什么母象。我的脑子这才转了个弯，心想，或许这是一头与象群走散的小象，在雨夜里迷了路，稀里糊涂地跑到我这里来了。

饥寒交迫的动物找地方躲雨，这是很平常的事。就在半个月前，老天下了一夜暴雨，早晨我开门一看，一对马鹿挤在我的小厨房里，正津津有味地舔食我堆在灶台上的锅盐。铁锅被掀翻，脸盆被踩扁，我的厨房被弄得一塌糊涂。看见我，它们飞也似的逃走了。

我关上门，举起马灯，仔细打量不速之客。哦，这是一头罕见的小白象，除半截鼻子银灰色外，身体的其余部

分为白色。它全身被雨水打得精湿，四只象蹄沾满泥巴，右耳朵撕裂了一条两寸长的口子，滴着血。看见我走近，它眼睛里闪出一片惊慌，挣扎着想站起来，可它已精疲力竭，还没站直，四膝一软，咕咚又倒卧在地。它的身体颤抖得厉害，我摸摸它的额头，有点烫手。

看来，我的判断是正确的，这是一只在风雨中误入迷途失散离群的小象，孤独无援。雷霆、暴雨和漆黑的夜把它吓坏了。它挨饿受冻，感冒发烧，万般无奈才跑到亮灯的草房来寻求帮助的。

我的衣裳也被门外灌进的雨丝淋湿了，冷得瑟瑟发抖。我烧起一炉炭火，屋里暖和了许多，又熬了一锅糖粥，连同几

